

烟火人家

“我来看你了”

■周天红

“我来看你了。”一听这话，村里人就知道是马三爷来了。这是马三爷常挂在嘴边的口头语，听起来多朴实、多亲切、多温馨呀。

马三爷住在村子西边的老黄桷树下。在村子里，马三爷是能人，他干过石匠、学过木匠，能编背篓子、箩筐、簸箕，会造竹椅子、木板凳、石水缸什么的，就连那土灶头、石猪圈等大件活都能拿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马三爷还是村子里第一个走出大山梁子从白合场去过县城的。

马三爷对年少的我说：“别老提那事儿，我去县城那一趟，是吃了大亏的。”“你吃什么大亏哟，还不是你那句‘我来看你了’把事情给摆平了吗？”我接茬道。

当年，马三爷跟着他老舅去县城工地上干活。那活虽说是搬水泥、抬砖头、打钢筋，尽是下苦力的事，可是挣钱呀。老舅一五一十地跟马三爷说：“计件算钱呢，一天干下来能挣二三百元大票子，多好的事啊！要真干好了，两三年干下来，还不把家里的老房子推倒了修成砖房洋楼呀！”老舅一通天高地远的话说得马三爷半夜里做梦都笑醒了。既然是好事，那就干呗。在城西头那个工地上一个月干下来，马三爷算了账，钱是真不少呀；两三个月干下来，钱就更多了；大半年干下来，钱的数量已经很可观了，但仍只是一把账。

包工头说：“要什么钱呀？老板还差我一大把钱呢，我拿什么给你们开工资呀？”一大群人把包工头堵在工棚里就为一个事儿——要钱。都快到年关了，谁不想拿钱回家呀？大家

上有老下有小的，家里一摊子事儿等着用钱呢。就这样，人们着急了，开始诉苦、骂街、摔东摔西。马三爷不干那些事儿，他就在工棚外的钢管子堆上坐着抽烟。包工头趁着上厕所的空隙，翻围墙跑了。马三爷紧紧地跟在包工头的后面，一直跟到包工头的住处。

包工头看见马三爷，一惊。马三爷说：“别怕，我来看你了。”就这句话，一下子缓解了紧张的气氛，马三爷和包工头拉近了距离，唠起了家常。马三爷把自己家里的情况慢慢地、细致地给包工头说着，比如老人要吃药、娃儿要读书、家里的墙头都倒了半边等，说着说着，差点把包工头说哭了。马三爷那工钱，当然是顺顺当地要着了。

“我来看你了。”这句话，多好呀。

白合场东场口上的肖大有，那是出了名的横。肖大有早年干过搬运工，力气大哟，在粮站给大货车上货，据说一次能扛动100多公斤大麻袋子——这牛劲儿，哪个敢惹？肖大有在白合场的场口上开着收购竹片的厂子，那生意火着呢。肖大有的一大舅哥在县城最大的纸厂当头儿，肖大有的货送过去随到随卖，他自己不差钱。但肖大有却差着不少人的钱——乡亲们挑竹片卖给肖大有，就只得两个字：记账。不卖给肖大有也不行呀，白合场方圆10多公里地界，就肖大有有一个竹片收购点。你不卖给他，除非再走5公里路，将竹片挑去观音沱。这样的话，用村里人的话说，那就是把“豆腐盘成肉价钱”了，不值当。卖竹片，还得卖给肖大有；钱呢，等着，三五个月或更长时间算一回账。

马三爷往肖大有的收购点

卖竹片都卖了大半年了，几乎一天没间断过，那账呀，都记有小半本了。这一天，马三爷又来了，肖大有说：“要卖就卖，不卖就挑起走人，不要挡着别人。”马三爷温和地说：“我不是来要账的，我来看你了。”这话一出，肖大有顿时没那么横了，呆在原地不知说什么好。原来那阵子，肖大有真遭了祸。前几天，肖大有拉着两大车竹片去县城的半道上过瞿水堰口时，车翻了，两辆大车的货全倒进了山沟里；车毁了，两个司机住进了医院。

“你能来看我，说明你真把我当人看呀。这年月，谁还把我当人看呢？我知道，自己到处差账，大家都把我看成白合场最大的恶人了。但谁还没个苦处和难处啊，生意都不好做啊！”肖大有颇为不好意思地低声说着，“马三爷呀，谢谢你的理解和关心。这样，无论我这儿出了多大的事儿，你的账，我立马结清。”

“我来看你了。”马三爷一句话，不但要到了账，还和肖大有结成了儿女亲家。从此，肖大有脱下了“蛮横”的外衣，学着马三爷真诚、平和待人，收购竹片一单一结且当面结清，再没欠过账了。这样一来，肖大有的竹片收购生意便更红火火了。

“我来看你了。”马三爷这句话，管多大的用呀！

虽然人们天天总说话，但话该怎么说、说什么，就大有讲究了。村里人有时会对某人说：“一句好话从你嘴里说出来都能气死人。”乡下人读书不多，可要是论起说话来，那是很讲究的。我老家那个村子，逢年过节要说什么话，见了亲戚朋友进门要说什么话，见了长辈要说什么话，这些那些的，都是有讲究的。否则，人家背地里

就要议论你：“这娃，没老没少的不懂礼貌。”一旦给你扣上一顶“不懂礼貌”的帽子，那就麻烦了——男娃子不好娶到媳妇，女娃子不好嫁人；还有，可能就没有多少人愿意跟你家打交道了，即使你家的大门再气派、院子再宽敞，也真成了“孤家寡人”。

“我来看你了。”马三爷这句话，听起来就让人舒服。村东头两婆媳正吵架，村西头两邻居正为一点猪拱白菜鸡吃米的小事闹嘴，后山李老四正和张老三为田边地角起的纠纷骂个脸红脖子粗……“我来看你了。”马三爷说着话一上场，气氛一下子就缓和多了。好话好

说，缓和了气氛，坐下来再说事儿。大家心平气和的，有理说理，有事说事儿，一切都好摆谈。“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没什么你死我活的矛盾，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小事，了了。”马三爷是村子里有名的“中人”和事佬，大家都服他。

如今我已离开老家多年，每当遇到事心里犯急的时候，总会想到马三爷的口头禅：“我来看你了。”眼前便一下子浮现出他温和的神情、宽厚的笑容，心态便立马平和了下来。我知道，一句话、一个人、一个村子的记忆，会永远守护好我澄澈、平静的心灵之湖。



闲思随笔

■李秀芹

最近北方好几座城市都出现“火炉天气”，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“肆虐”，真是“日光煮水复成汤”，人们除了空调房不知“此外何处能清凉”。尽管“坐想微风过荷叶，梦成疏雨滴梧桐”，但天气依然“万瓦鳞鳞若火龙，日车不动汗珠融”。

我小时候，夏天一喊热，母亲就吵我：“心静自然凉，越喊热，便会越觉得热。”

其实，学会心理降温，是人生的一种修行。作家刘墉于去年大暑之日在公众号发布了一张名为《天竹青鸟》的画，画面是两只青鸟在落雪的天竹上嬉

戏。青鸟的“青”跟天竹果实的“朱”是补色，叶子的“绿”跟“朱”也是补色，加上白雪对比，画面显得特别亮丽。在酷热的天气里看到这么一幅冬景，人的眼睛也仿佛变得清凉起来。

我曾经的同事苏老师也有刘墉这种雅好，喜欢画画。以前在乡村小学教书，全校老师挤在一间办公室内。暑假老师们都在学校培训学习，休息时，别人都摇着蒲扇寻个阴凉地儿凉快，苏老师便一人待在办公室里画画，画雪景，画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”、画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……画完一幅，苏老师便把“冬景”贴墙上，一个暑假下来，

整个办公室都被他的“严寒”作品覆盖。年轻的小孙老师，一进办公室就唱起“北风那个吹，雪花那个飘”，还故意比划出瑟瑟发抖的动作，令人忍俊不禁。

在那个纳凉基本上全靠扇子的年代，这种“情景纳凉”和“行为艺术纳凉”给那些年的伏天增添了不少乐趣，也让我们从心理上降温不少。

苏老师是个慢性子，他有一套对付暑气的理论。他常说，夏天炎热，人的脾气也需降温，遇事一定要冷静三分钟，正反考虑，自己和自己辩论，等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，再做决定也不迟。因为天热，人容易暴躁、冲动，冲动是魔鬼，唯有

冷静可以降服得了这个魔鬼。

有一年暑假举行教师考试，大家坐教室等了半个小时试卷还没到，天那么热，教室窗户又小，闷得很。大家都待不住了，开始抱怨。唯有苏老师安静地端坐桌前，拿起笔开始在草稿纸上画画，一边画一边劝大家：“试卷晚了肯定有原因，我们安静等着就行。”雪花在他的笔尖一朵一朵降落，纷纷扬扬的大雪“下”了好几张纸。一个小时后，相关工作人员拿着试卷来了，说是路上他骑自行车栽沟里了，膝盖都磕破了，幸亏试卷没丢。看到这一幕，我们纷纷自责——刚才发牢骚实属不应该。

上周，我家里修缮老宅，建筑工人顶着烈日，站在架子上垒砖砌墙。我只在太阳地里站了两分钟，汗便顺着脸颊往下淌。我招呼工人们下来吃块西瓜，进屋凉快凉快，工人师傅却说：“不用，我们蹲在架子上抽根烟休息一下，再接着干。”我问他们：“不热吗？”一位师傅说：“热，但想起干完活回到家，冲个澡的工夫，媳妇已经将冰镇啤酒备好、饭菜上桌，便不觉得热了。”

在夏天，除了空调，我们还有很多方法自制清凉。如果说夏天是一块画布，那么乐观的心态、对生活的热爱绝对是最具清凉意味的一笔。

自制清凉的夏天